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青海古村

纪事

赵贵邦 著



青海古村纪事

赵贵邦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海古村纪事 / 赵贵邦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1

ISBN 978-7-5473-0552-2

I. ①青… II. ①赵…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0697号

青海古村纪事

作 者 赵 贵 邦

策划/责编 张 晶

书装设计 荣成设计

封面设计 吴文越

责任印制 周 勇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字 数 490千
印 张 26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473-0552-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

站在古村边缘上的呼喊

——读赵贵邦《青海古村纪事》

我是恋这块土哩，没事了在巷道里和左邻右舍喳喳，吃饱了在庄子里转转，想走的远一些还可以上山走走。一年四季看着树叶绿树叶黄，看人们种庄稼、收麦子、打碾，看着一茬一茬的娃娃们长大，这才叫活人哩。你叫我搬到城里去，我不急死啊。出来是楼房，进去是楼房，一天连个明晃晃的太阳都见不着，出了门眼前头全是人，看着都眼晕。

——引用书中人物明伯的话作为题记

在娱乐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人耽溺于轻浅、肤泛、掠影般的信息、微博之时，我们还能不能静下心来承受生命里本应承受的一份沉重的关怀呢？在全球化像疾风一样掠过地球的东南西北，太空卫星的摄像扫遍陆地上的边角旮旯，我们是否拥有了与此相配的宽广视角，来自觉地观照那些与我们的生存空间相距甚远但又在实质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群，并且借此把他们所遭遇的生存困境、生死忧戚乃至他们的躁动、惶惑、无奈真真切切地视为我们生存剧目的另一版本，另一种演绎。

赵贵邦通过他的《青海古村纪事》，给予了我们掷地有声的回答。

这部书用沉甸甸的文字和凝重朴实的图片，用双重纪实的方式，将目光与镜头聚焦于青藏高原上一座具有三四百年历史的汉族老村庄——一座恪守儒家数千年道统教化最好、最完整的村庄。与许多同类型的书籍所关注的视角不同，赵贵邦提供给读者的这个非虚构文体，既不是乡村风俗志，也不是关乎乡村的诗性抒写，而是以一种近似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的冷峻而理性的眼光，焦虑地凝视着正在拆迁之中的村庄即将变为一片工业厂区时，农民兄弟所经历心灵阵痛，农耕文明的裂变。作者把自己一腔赤诚全都倾注于正在消失的一切，正在瓦解的一切。如同作者所言：和村庄一同消失的是古老文明的精神传承，一方面随着村子的不断征迁，农耕文化的辉煌文明随着村庄的消失而消亡；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生活方式的扩展，村庄里的生活细节，经过两千年口传心授的传递后，在一天天的消逝。

因为意在纪实，意在最大程度地还原青海古村的现场气氛，赵贵邦在行文中糅进了大量的青海方言，因为他稔熟每一个方言所衍射出的乡民们的情感细节，那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意味，所以他使用起这些具有生命化石性质的方言，显得游刃有余。尽管可能会

给方言区以外的读者带来些许阅读上的磕绊，可它独有的地域味道，绝非任何书面语和普通话表述所能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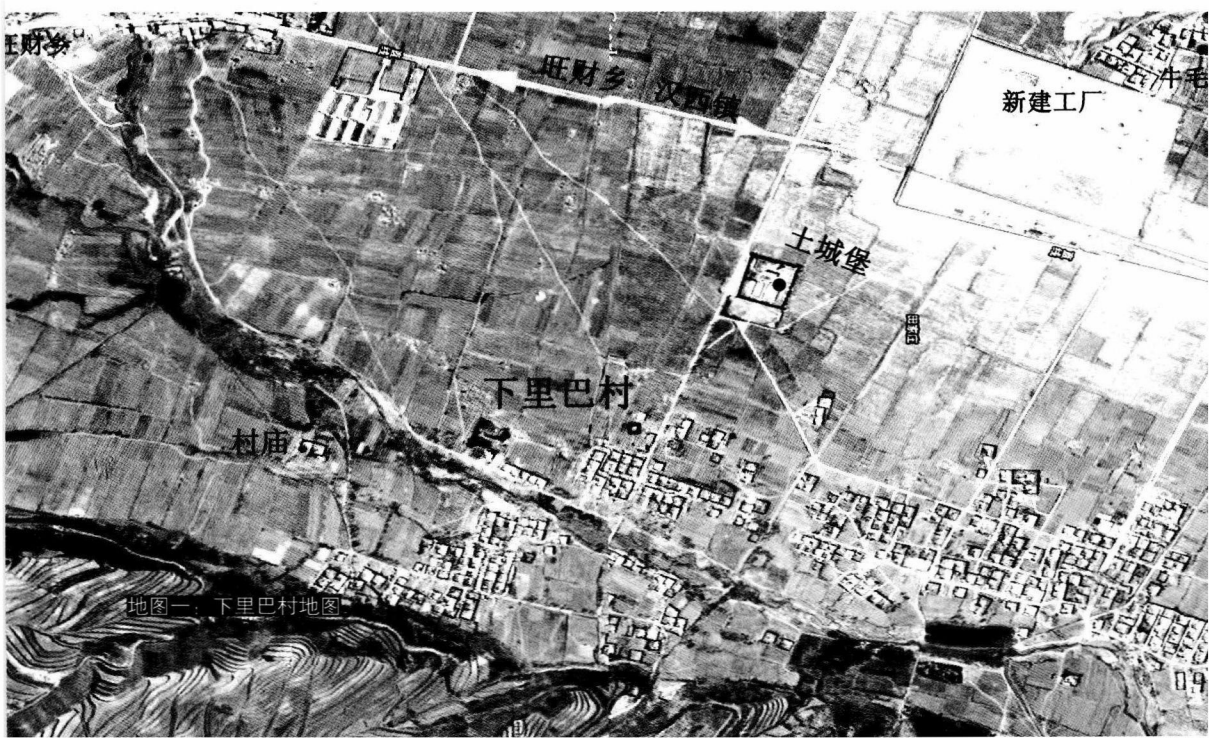
若干年前，摄影师侯登科用摄影的方式撰写了一部关注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摄影集《纸上记录片：麦客》；陈庆港通过对我国西部十余个贫困家庭长达十余年的跟踪采访，用大量图片和文字夯筑出《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赵贵邦与这些作者相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共同关注农民，关注农民的命运，关注他们的贫困。赵贵邦与这些作者不同的地方，又在于他不单单是一个深具人文关怀的旁观者，他更是一个与他笔下所描述的村庄、村民有着深度亲缘关系的人，一个与他们一样曾经属于吃土豆者群体的种属，只是他现在是带着惊诧和忧郁的目光审视他那已经面目全非的故乡。他在见闻每一桩故事的时候，他在拍摄下每一个瞬间的时候，他在把这些心灵的刻痕转换成文字的时候，应当说，他在内心深处涌动、激荡的情愫更为激切，更为痛楚，他百感交集的灵魂，在某一时刻已经和爱德华·蒙克著名的油画《呼喊》中的那位站在大桥边缘呼喊的男子浑然一体了。

是的，诗人出身的赵贵邦，就是在极端痛楚的体验中，面对乡村文明的解体，面对心灵殿堂的倾塌，开始了他警示性的呼喊。在这种情形下，他只能把那些让人难受、让人无言、让人忧患的物事，那些不美好的、没有诗意的事物、精神存在一股脑地带入人们的视野。他以他的诚实，极力回避着一切有关乡村的虚妄之词对真实存在的遮蔽与粉饰，他以他清醒的理智，审视着乡土世界里美好和有价值的事物渐趋毁灭的过程。虽然他选取的场景只属于一个小小的村落，可是它所蕴含的穿透力，已经把这个古村落的变迁，升华为一则庞大而且深刻的象征，甚至比象征还要意义深广的寓言。它的分量，它的思想的张力，不禁让人联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他所处的时代所下的精准诊断——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

马 钧

2012年10月3日写于西宁卧尝斋



地图一：下里巴村地图

目录

序

第一章 回到下里巴

3/回到下里巴

20/古村老庙

34/有关故乡

第二章 下里巴纪事

45/二娃之死

96/贼娃一箩筐

第三章 扎巴镇

127/老祁的前世今生

193/赌博郎常永安

263/扎巴镇上的网友晨雪

第四章 三访石头凹

280/三访石头凹

333/脖根村的说书匠

345/大碗的悲剧

第五章 山沟沟里的上窑庄

360/没娘娃有福

401/后记

404/跋一

407/跋二

第一章 回到下里巴

图1 下里巴村土城堡一

在地方志上你找不到寻常村庄的任何讯息，除非你所要搜寻的这个村庄有足够出名的喇嘛寺庙、清真大寺、汉族寺庙或已经列入国家或省级保护名单的文物。

在青海高原这样的—个地方，除去省会西宁和几个县城州府所在地，一般的村庄中能够达到上列条件的简直是少之又少。多数村庄，你要循着地方志去寻找它的讯息，那恐怕是什么也不会找到，这些散落在高原大地上的成千上万的村子，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青海高原，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和祁连山脉纵横交错，各个山脉又派生出许多支系，它们沟壑交融高低错落，分割出许多适宜人类生存的平川、盆地和山沟。下里巴村就坐落在祁连山山脉拉及山山系由南向西的山峦派系勾勒出的大康城平川中。

有幸的是，你能在县级的地方志中找得到有关它的字数不多的一点讯息，地方志中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下里巴村为中心，联合周边的大才等8个村的难民共同修筑城堡，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修筑完毕。当时土筑墙高6—7米，墙根厚达4.5米，四墙角修有城楼，用于放哨和抵御入侵之功能，墙头宽1—1.5米，边缘有1.5—2米的墙沿，东西墙角有可供人上下的土道，墙头四角可来往通行。但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城墙由于‘去土烧灰’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在修筑初期占地面积约为14.5亩，里面可供50多户难民长期居住。当战乱发生时，下里巴及周边村中的难民几乎都到城堡中避难，集中了当时许多难民和财物。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本地战乱逐渐平息，城堡中的难民开始分散，回本村生产生活，城堡慢慢变成了空闲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当时任四区区长的王学裕，根据



图2 下里巴村土城堡二

上级的指示，结合本地的实际规划在城堡中成立中心学校，校内建筑基本保持原状。北面是木质的教学楼，上下共14间，中间有楼道。办公室设在楼上，楼前有两排教室，共14间，教室两侧有学生宿舍22间，每排教室前都有一座花园，另外靠近两墙的地方有一座后花园，花园内有干柴牡丹、芍药等奇花异草，后花园内还有竹子、桦树等不胜枚举，每到春天，百花争艳，树木奇艳，一片花香，环境优雅，令人心旷神怡，教学设备等当时在全县内是一流的。”

地方志中的文字，并不是专门介绍下里巴村的，是因为在清末年间下里巴村里修建了一座土城堡，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段记录。但就是这样的文字记录也不确切，根据深入的了解才知道，当时修建土城堡的并不是难民，而是附近几个村子里的村民，要是难民的话，他们拿什么来建城堡。所谓战乱发生时，难民避难也不确切，根据下里巴村的老人们回忆，当时建土城堡主要是为了防御四周山沟里匿藏流匪的抢掠。

城堡建成后，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一些人家住在城堡里，那都是新分家后没有经济能力盖房的附近村里的农户，征得村长的同意后入住的，也不是因为躲避战乱而入住城堡的难民。对于建城堡的有着上千户人家的八九个村落来说，要是战乱发生，也不会仅有50户人家变成难民。

截至2012年春，下里巴村只剩下了古城堡和1995年重建的村庙，整个村子已经是人去村空，村落附近的地里长满了蒿草，村子的外围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已经有部分工厂建成投产。至此，这个有着三四百年历史的村庄，正式从地球上消亡。

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每次去下里巴的时候总想着这次要多呆几天，要把下里巴村的来龙去脉和值得记录的事情都详细地打听打听，做个记录。有这种想法已经好几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了，不论是去祭祖，还是到叔伯家拜年，或者是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又谁家的儿子结婚，女儿出嫁，老人去世，去了，等着办完事后就又会匆匆地赶了回来。期间虽然断断续续忙里抽闲地做了一些了解，但那还远远不够，我只能算是对这个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老村庄，窥得一鳞半爪。

直到村庄被征迁，在整个村子被拆除的前夜，我才下了决心，想尽力去做一次深入的了解和记录。

我所熟悉的现在健在的老人，在村子里已经寥寥无几了，我只能还是先去找刚爸。我向刚爸问起庄子的来龙去脉，还有他所能知道的下里巴从古到今的人和事，话出口之后，我又加了一句，庄子里有没有对以前的事情更清楚的老人？



图3 刚爸在他家大门口

刚爸今年已经72岁了，坐在炕上身板子依然挺得很直，他最得意的就是他能在炕上盘腿坐上半晌，而且他都能坐得稳稳的，不会东倒西歪，也不会腰酸背疼，他经常对我说，坐炕也是个功夫。不过，说真的到他这个岁数的老人，能长时间盘腿正儿八经地坐在炕上的很少见，岁数大了，人的腿脚自然硬化了，哪能在炕上盘得住呢。

刚爸说，要说对庄子的事最清楚的要数鹏哥，也就是你的鹏伯了，不过他已经作古了。再下来就是你的明伯了，他现在是我们庄子里岁数最大的人，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明哥大概也是近百年来我们庄子里最长寿的一个人，他现在都85了，看着身板子还硬朗，估计再活个三五年都不成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成哥了，他原来当过大队干部，老早在公家干过几年，村里从古到今前前后后的事情也知道个大概，不过没有你鹏伯和明伯清楚。

刚爸问我，以前，你向你的明伯打问过吗？

我说我打问过。就是鹏伯的丧事上我看他那么大岁数了，还忙着在院子里临时砌的炉灶里添煤加柴，我凑到跟前和他说了一阵子，但他耳朵聋得根本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往往是我问东他说西。

是啊，他耳朵早聋了，而且这几年一年比一年聋，现在几乎都听不见了。你使劲地喊他才能听个大概。

我当时和他聊了几句，基本上就是东拉西扯，说不到一处，我也想到了，想着回头找个宽裕的时间，到他家去，反正他家里就他一个人，也方便，我拿笔写，他看完后再和我说。但我也不知道我这几年里忙什么，来来去去，竟然没有一次能去找他好好地喧⁽¹⁾给个。

你把机会错过了，你明伯现在搬走了，搬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他走的那天我还看到他了，你没见他那个架势，哭得像个七八岁的娃娃，又蹬脚又踢腿，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你的两个远房堂哥一边一个架着他，把他拖走了。我当时看着眼睛酸酸的，我这么大岁数了差点都落下泪来。

那……那是为啥？他为啥要哭哩？好端端要跟着儿子去享清福，为啥走的时候要哭上一路。

唉，说来话长。你原先来我老说起你明伯的事情，你大概也知道他的情况。他的这一辈子从头到尾说起来也算是个你值得知道的事情哩。

他小时候念过书，学过四书五经。那个时候，马步芳在我们庄子里办了个完小⁽²⁾，请了几个老师，叫我们庄子和附近几个庄子里的杂娃们⁽³⁾念书，我们也是得益于马长官，我和你录伯、鹏伯，还有你父亲都在下里巴完小上过学。



图4 明伯在他家老屋的大门前

我记得你明伯是下里巴完小里的第一届学生，他比我大一轮，我在下里巴完小上完学，都快解放了。但他上完小的时候，正是马家人执掌青海天下的时候。当时，马步芳的政策是，儿娃长大了到了十七八，只要家里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要去服兵役，你明伯他们兄弟俩人，读完书之后，他父母为了让他逃兵役，就又让他到西宁回中继续念书。

不过，老先人⁽⁴⁾们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他们家的本意是为了逃兵役才让他再去念书的，没想到他到西宁回中又念了三年书，毕业的时候还是叫马步芳给抓了壮丁。到了马步芳的军队上，他被军队培训了三个月，就成了马步芳军队上的卫生兵。

1949年解放军打过兰州的一条山，马步芳的军队打散了，你明伯就跑回了家。解放后政府号召念过书的人去兰州招考工作，你明伯去了后考上了，后分配到青海红帽县商业局工作。

他在红帽县干了八年，每次回家探亲，我们在一起喧，他老说他要想办法回老家来，在牧区里他老是想家，就是过多少年他也在那里习惯不了。八年后他调到了我们公社的卫生站上重又干他的老本行了。回来后他也没有在卫生站要房子，他兄弟也是老早参加了工作，家里的房子空着，他和你明伯母就住在了他们家的老房子里了。

二十多年前他退休，你明伯母也是公社那个学校里的公办教师，按着规定据说是能在县城分到房子，但他执意不去县城，老两口就在庄子里他们家的老院子算是定居了吧。

过了七八年，明嫂子，也就是你明伯母过世了，剩下了你明伯一个人。你明伯母在的时候，他老两口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按说生活上也没有啥太大的困难，两个儿子和

两个姑娘女婿，还隔三差五地来看给个。但你明伯母去世后，你想，家里孤零零的剩下一个老头，那多少是有些不方便哩，做饭啊，洗衣服啊，弄煤啊，煨炕啊……

两个儿子为了接走他，那时候都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但怎么说，你明伯都是执意不从，非要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老院子里，说是，儿子们的孝心他领了，但去城里，他打死也不去。儿子们作难了，把老人一个人放在老家的老院里，那明摆着不放心哩，不光不放心，还怕别人说闲话说他们不孝。

后来他俩还找过我，他俩知道我和他父亲经常来往，没事了凑到一起喧一喧，就叫我劝你明伯，让他跟着他俩去城里。我也劝过你明伯。

他说，刚爸，你就别劝了，你能劝得动我，我不早自己去了？我是有我的想法哩，我从小在我们庄子里长大，我对庄子有感情哩，要不我也不会那个时候想尽办法，从红帽县商业局调回来，那时候我在牧区里待遇又好，工资又高，工作又清闲，换了别人就是公家主动给调也不愿意回来，反正回来也就在乡下，红帽县别看在牧区，怎么说那也是州府所在地，不比这下里巴村条件好？

我是恋这块土哩，没事了在巷道里和左邻右舍喧喧，吃饱了在庄子里转转，想走得远一些还可以上山走走。一年四季看着树叶绿树叶黄，看人们种庄稼、收麦子、打碾，看着一茬一茬的娃娃们长大，这才叫活人哩。你叫我搬到城里去，我不急死啊。出来是楼房，进去是楼房，一天连个明晃晃的太阳都见不着，出了门眼前头全是人，看着都眼晕。

再说了，我是个打小自由惯了的人，尤其退休后的这许多年里，我吃饭不赶点儿，没事了就喜欢闲转、晃荡，晚上没瞌睡就看看老书。刚爸，你想想看，去了城里习惯不习惯不说，和儿子住一起，那也是给儿子找麻烦哩，人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不论干什么都要赶点，我要是晚上睡不着，稀里哗啦地看书翻书，那房子挤得又那样紧，我睡不着还要好几次起夜上厕所，那不把他们一家子给惊动得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你要叫我不出声气地悄悄装睡，那我也一晚夕一晚夕地捱不住啊。

再说了，我喜欢瞎晃悠，就是我别计较人多眼晕，别计较楼高车多，别管就我这个岁数了过马路方便不方便，那我一转悠就转悠远了，要经常按点赶不回来，那吃饭怎么办？你叫儿子一家子等你？不等吧，我是老人，他们过意不去，这也是我们青海人家的规矩，有老人的话一定要等着老人在饭桌前坐稳当了，动了筷子，晚辈才能动筷子；等吧，人家们都是赶点吃饭，各有各的事情，那能等吗？

我在自己的老院子里多方便，我半夜睡不着，要看书看累了，还可以起身到院子里转转，要兴致高，还可以到庄子的巷道里转悠，看天也行，看地也行，多自在。在自己庄子里转，你也不怕会被抢劫，不怕会挨黑砖，家里没人，也没有人会担惊受怕。就是

有人，就是过去你嫂子在的时候，我动不动半夜睡不着出大门晃荡去了，你嫂子也一点儿不担心，自己庄子里，哪有什么可担心的。要在城里，你想，别说是半夜你出去转，就是大白天你不赶点回去，那都会让儿子白白担心。再说了，活在庄子里，空气也新鲜，眼前头也宽展，看着心里就舒坦哩。

我想着啊，人最好是像我现在这样，土里来土里去，到最后土里埋。

刚爸说，你明伯离开庄子的前一日还到我家来喧过，当时他说不了两句话就叹气，他说，人啊，一辈子确实估摸不准。原本想着就自己这个岁数还能活几年？眼看着户子里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都前前后后的有人死去，想来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那还离死有多远哩，但人要盼着死，还盼不到哩。每看到有年轻的人死掉，我都骂老天哩，为啥不让我这个老不死的死掉，非要祸害没到死的岁数的人。不过，老天的心意确实弄不透，俗话说，青叶儿也落哩，黄叶也落哩，黄泉路上无老少。

但我怎么想，也想不到自己都85岁了，还死不在自己家的老院子里，还埋不到自己家的坟里。还要成为儿子们的累赘，到城里活受罪。现在就不是你想明白想不明白的事情了，是没办法的事情哩，我又不能一下子变成个老糊涂，要是一下子变成个老糊涂，我上吊也好，抹脖子也好，直接把自己了断了一埋，不就消停了。你说，我读过四书五经，算是知书达理的人，我又怎么能干那种事情哩？

刚爸说，我劝你明伯，劝来劝去都不知道说啥好，过来过去就说着一句话，说明哥你想开些，到了城里慢慢会习惯的，再说了，你家教好，娃娃们都孝顺，这在庄子里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我劝着你明伯，我自己的心里还直打鼓哩，我何尝不也是那样想的哩。人人都想长寿，其实，人老了，要死不了，那才活受罪哩。

刚好庄子要拆了，不然其实也挺为难他的儿女们的，他在这里的老院子里住，他两个儿子离得远，三天两头的来不了，全凭两个姑娘和女婿隔三差五地来给他准备吃的东西，给他洗洗涮涮，冬天操心着给他煨炕。两个儿子轮流着几乎每个星期休息的时候都会至少来一个探望。他虽然常对儿子女儿说，不要常来，别耽误了他们的正事，他身板子还硬朗，自己顾得了自己，但你想啊，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你身骨子再硬朗，儿女们能放得下心吗？就是能放得下心，那也害怕庄子里的人说啊。

你明伯啊，要不走是难，要走了也是难，是两难哩，人老了难哩。不过现在终究是走了，再怎么也算是一种结果吧。

要是你鹏伯在，庄子的事他大概是最清楚的一个人哩。原来他在世的时候，有时候和你明伯一起到我家来喧，我们仨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那些过去的事情，你鹏伯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你鹏伯啊，别看是个民办教师，哄给了一辈子的农村里的娃娃，

其实他学问可大着哩，四书五经没有不通的，随便的可以给你整篇整篇的背出来。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就是学中文的大学生，那也跟不上他老人家的一根毛哩。不过是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都施行师道尊严，老师手里天天捏个戒尺，不背书由不得你自己，我那时候比较调皮，手还不是三天两头被打得都捏不住毛笔哩。

我问刚爸，我老早就听说我们的先人原本都住在南京朱寺巷，后来由于得罪了当时的皇帝朱元璋，而被发配到青海的，这有没有啥根据，是不是仅仅是个传说？

刚爸说，不是传说哩，是实事儿。我们户子里的家谱上写得明明白白。从南京朱寺巷迁过来的是实事儿，但事情的根由是老辈儿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家谱上并没有记录。我们的家谱就从到青海开始的，以前的估计当时没从南京带过来。

家谱上一开始写着，洪武二十一年，自南京朱寺巷迁至青海西宁响堂。迁移的事情家谱上黑字白字的写着，但当时被迫迁移的缘由据说是我们的先人过年的时候出社火，当时有个扮相“胖婆娘⁽⁵⁾”，这个扮相现在我们本地的社火里也能看到，每年社火里是必不可少的角儿了。那个扮相本来就由男人扮女人，脸上摊上白粉，再在脸蛋上掸上胭脂，满脸用笔墨点上黑点点麻子，头上戴个头巾，估计现在的扮相和那个时候没多大区别。但在当时，朱元璋的原配夫人马娘娘本人就是个麻子，而且长得很丑，朱元璋看了社火后据说大怒，叫人查办看是哪个地方出的这个社火，一查就查到了朱寺巷，朱元璋



图5 三爸贺寿材（棺材）

借口我们的祖先影射马娘娘，就把我们的先人全部赶到青海来了。

到青海后我们这一房头这一姓的人，总共来了兄弟俩，先在响堂住了下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后人们又有一部分到了双寨，又过了些年头，就有人才拖家带口地到了下里巴。到下里巴的日子从家谱上看，少说也有三百多年了。我们的先人最先到下里巴的只有一个人，不过带了三房太太，我们这个姓的人是最先到下里巴的，后来又陆续有一些外姓人家到来，到了今天，下里巴已经成了有七八个姓、四百多户人家、上千人口的大庄子了。

你鹏伯在世的时候常说，我们青海的有些庄子不简单哩，我问为啥不简单？还不都是老实巴交种田收田的庄家人的庄子。

你鹏伯说，是种田的庄家人的庄子，但个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从南京迁来的这拨人扎了根，慢慢发展起来的这些庄子，是有道道的。

我问你鹏伯有啥道道？你鹏伯说，我估计这些庄子，差不多是儒家道统守得最好最完整的庄子。鹏伯说。

你听没听说过外地人说我们青海人？可以和青海人做朋友，青海人待人热情、厚道、大方，说不要和青海人做亲戚，不要和青海人成为儿女亲家。他们说，青海人家礼数多，规矩大，你要是成了亲戚，那绝对受不了。就是吃饭坐桌子，喝茶喝酒抽烟，婚丧嫁娶，上坟祭祖，那礼数和规矩都是一套一套的，一不注意就会落下话柄成为笑话。

当然，原来我也不知道外地人对我们的看法，你俩也知道，我大女婿是河南人，在铁路上工作，他娶了我家姑娘后，过了几年，大概慢慢也和我这个在农村的老丈人熟悉了，才给我说他们单位上的人都这样说哩。

刚爸说，我当时还给鹏哥说，这种话我们也听到过哩，不止是你家女婿一个人这样说，好多外地人都这样说。

你鹏伯说，那这话你猛一想，好像是在骂我们青海人哩，但你仔细一想又不对，我们都是人，那没有礼数没有规矩，要那样，那要按着孔老夫子的话说，“何异于禽兽”？这还说明了个啥问题，我觉着他们外地人这样说，就说明他们礼数和规矩比我们少得多。

这事儿我思摸了好长时间，觉得现在才思摸透，我给哥俩说说，你俩看我思摸得对不对。

我想着，我们青海人规矩大礼数多，这也不会是我们青海人自己定出来的规矩和礼数，要按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该是他们外地人比我们礼数周全，中矩中规才对，因为满天下的汉人都是儒家数千年的传统和道统教化出来的，越发达的大地方，教化该越

好才对。

想来想去，我一直想我们青海人的规矩和礼数是从哪里来的？我想除了从孔孟那里来，还能从哪里来？

想来想去，想到朱寺巷的老先人那里，我算是突然就想明白了。我们的老先人们来青海前那是在什么地方哩，那是在京城，那都到明朝洪武年间了，儒家的道统通过孔孟，通过朱熹等人已经集大成了，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大多数都尊儒家，推行儒家道统，南京不是京城的时候，也是当时我们国家的大城市，那还有不首当其冲的成为推行儒家道统的地方？

我们的先人，儒家道统学全了，啥婚丧嫁娶的礼数规矩，啥“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啥“孝悌”，都学得一个不落，一辈儿一辈儿的夯实了之后才被赶到青海来的，然后来到了青海，扎了根，慢慢的繁衍子息，青海地方偏僻，战乱够不着，大的天灾人祸够不着，人口缺乏流动，可以说是直到十几年前，都差不多是被封闭在各庄各村里，一辈儿一辈儿的先人们言传身教，就把那些道统传承了下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流失。

不过现在快了，短短的十来年，怕是先前有的那些规矩和礼数都一天一天地在减少。怕是再过二十年，就我们青海人怕是也不会知道规矩是个啥，礼数是个啥哩。

刚爸说，我给你鹏伯说，我想的没你那么深，那么清楚，但规矩和礼数这一二十年里确实在变，变得我都觉得心里拔凉拔凉的。

你鹏伯说，刚爸，别说别的，你就看看现在的丧事就知道原先的规矩现在都成啥了，不过坏规矩的事情都是从城里传下来的，城里的青海人一改规矩，一回老家，就把那些坏毛病带到乡里来了。

就说这个丧事吧，你记不记得，原先过去的多少年里，都是恪守老先人传下来的规矩，父母过世了，要戴孝三年，后来解放后慢慢就变成了一年，再后来到了90年代，成了戴孝百天了，到现在你看看，我们庄子里，孝子要到坟头上煨火，还要煨个七七四十九天，城里我听我家女婿说，就祭奠的那一两天戴孝，等出殡的那天早晨，麻衣长孝就都扔进火葬场烧花圈的火里去了，去下葬，全山⁽⁶⁾，祭奠的时候，孝子们身上都没有孝布了。

全山你知道不？刚爸、明哥，这我们都是守了多少辈儿的规矩，过世的人下葬后，要等够三天才能全山，现在可好，前几年光是听说城里人亡人下葬后三个小时就全山，说是三个小时象征三天，到了现在我们庄子里也跟着学上了，人一入土，在坟滩里等上三个小时，立马全山，都懒得再下一次山、上一次山了。更过分的是，我听着这段时间